

如果把一个美好的境界称为天堂,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“天堂”,这个天堂或许就是他的梦,他的幻想,他的家,他的爱,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一张窄窄的床。小说家除了拥有每个人都拥有的那个天堂之外,还可以把小说当成自己的天堂,把他梦幻中的人物放置在那个天堂当中,让他们欢乐让他们悲伤,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与个性,更会在那里寄托自己的精神,放纵或宣泄自己的情感与愤懑。

在小说家的审美意识中,美好的境界未必总是辉煌耀眼。

比如《旗》,作者王华描绘一面旗帜,一面破旧的旗帜,一面升起在苍凉的小小村庄的旗帜。在这旗帜的下面,是一所只有两间土房的学校,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师,名字叫做爱墨,他16岁就开始在这里教书了,一直教到60岁。在都市化的当下,乡村的人们都涌向了城里,那座小小的村庄,变得更加安静,就连最后两名学生,也离开了这所学校。爱墨老师无法忍受身边没有学生的日子,只好动员那个名叫开花的女子,送自己智障的儿子端端来上学。为了这样一名学生,爱墨老师仍然要举行开学典礼,仍然把那一面破旧的旗帜,升起在学校的上空。他的坚守与痴迷,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,故事中的人物,也一步一步走向了哀伤的深处——爱墨可怜多病的妻子,为了支持丈夫执著的坚守,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可爱而又令人焦愁的端端也随之离去……然而,让人叹息也让人动情的是,坚守仍然继续,旗帜照旧冉冉升起。

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衬托之下,这个关于乡村教师的故事,显得虚无而又遥远,像是存在幻境当中的一个凄美的童话。王华一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,否则怎能写得出那样的坚守与痴迷,怎能写出那样让人动情的幻境。她以质朴的行文铺展着哀伤与激情,让那面旗帜,让几个鲜活的形象凸显在虚幻当中,也让那象征意味充满了力量。

小说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。

这里说的理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,也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,而是一个载体,承载着写作者的梦幻。在王华的梦幻当中,小小的木耳村便是一个天堂,是那个爱墨老师的天堂,也是师母或开花们的天堂,这个天堂虽然清贫冷寂,却是他们无法舍弃的精神家园。

如果要延续这个关于“理想”的命题,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中篇小说,作者叫李辉,作品叫《寻

找金叶》。在阅读小说的时候,我们会不由得猜测,小说的主人公温连起来自一个虚无的“天堂”,因为他对人间世事几乎一无所知。这个温连起在海上救了一个人,但那个人被救之后就死了,临死前请求温连起去寻找另一个人。仅仅为了了一句嘱托,一个承诺,这位温连起便进行了历尽艰辛的寻找,虽然艰辛而又渺茫,可他却锲而不舍,最后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:“温连起见一人托付一次,见一人托付一次,直到他说不出话,立不住身,咕咚倒在地上,成为一堆垃圾。”温连起是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才尝到了悲哀的滋味。他的悲哀在于寻找的无望,更在于寻找过程中的“发现”,他被现实中的丑恶与冷漠所震惊,这也带给现实世界一个美丽的童话。没有人能理解,更没有人相信这个来自虚无世界的温连起。只有那个漂亮而又尚存良知的女人,那个在世俗尘埃中饱受欺凌的吴霞是例外,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温连起的寻找的焦虑,因为她自己,自觉不自觉的,在进行另一种寻找,她何尝不需要躺在一个纯净美丽的童话当中,歇息一下疲惫的灵魂?

李辉设计的这个毫无指望的寻找意味深长,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拼命寻找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几分羞愧。

王华和李辉笔下的理想,应该说都是哀伤的理想。爱墨在寂寞中坚守,温连起为了承诺寻找。他们的理想都被浸泡在哀伤的汁液中,他们也都生活在自己精神的天堂。这样的天堂是小说家梦幻中的天堂,它往往虚无而又实在,遥远而又贴近,使小说添加了诗的情味。至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哀伤,看似消极,其实也注入了人性的力量。

像李辉刻画温连起一样,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理想常常是毫无指望的理想,而这样毫无指望的理想,却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。因为读者自己梦寐在理想的,也常常会遭到现实生活的打击;因为这样的理想虽然毫无指望,却又光芒四射,从天堂照到地下,反射出耀眼,也召唤着激情。

当然,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并不一定总是描绘哀伤,他们也渴望制造一个温暖的天堂。

比如中篇小说《白莲浦》。在故事开始的时

候,一个父亲死了,母亲在他的身边哭泣。作者陈旭红努力让一个女孩子忧郁的叙述感染我们,虽然父亲是继父,母亲也不是亲生的母亲,但她仍然将那哀伤的眼泪流淌在白莲浦美丽的山山水水。命运如同一条神奇的绳索,拴系了一个不幸,又拴系了另一个不幸。值得注意的是,陈旭红并不将哀伤进行到底。她让那一个又一个的不幸,引来了一个又一个亲人,组合成这样一个无血缘的特殊家庭。开始的时候我曾以为,这个故事将沿着一条苦难的道路走向悲剧的结局。但是读着读着我却发现,善意和亲情抓住命运的绳索,牵动着不幸的人们进入一个“幸福”的氛围之中。“发现”,他被现实中的丑恶与冷漠所震惊,这也带给现实世界一个美丽的童话。没有人能理解,更没有人相信这个来自虚无世界的温连起。只有那个漂亮而又尚存良知的女人,那个在世俗尘埃中饱受欺凌的吴霞是例外,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温连起的寻找的焦虑,因为她自己,自觉不自觉的,在进行另一种寻找,她何尝不需要躺在一个纯净美丽的童话当中,歇息一下疲惫的灵魂?

李辉设计的这个毫无指望的寻找意味深长,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拼命寻找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几分羞愧。

王华和